

# 如果这是宋史

## 对一个宦宦时代的全景式展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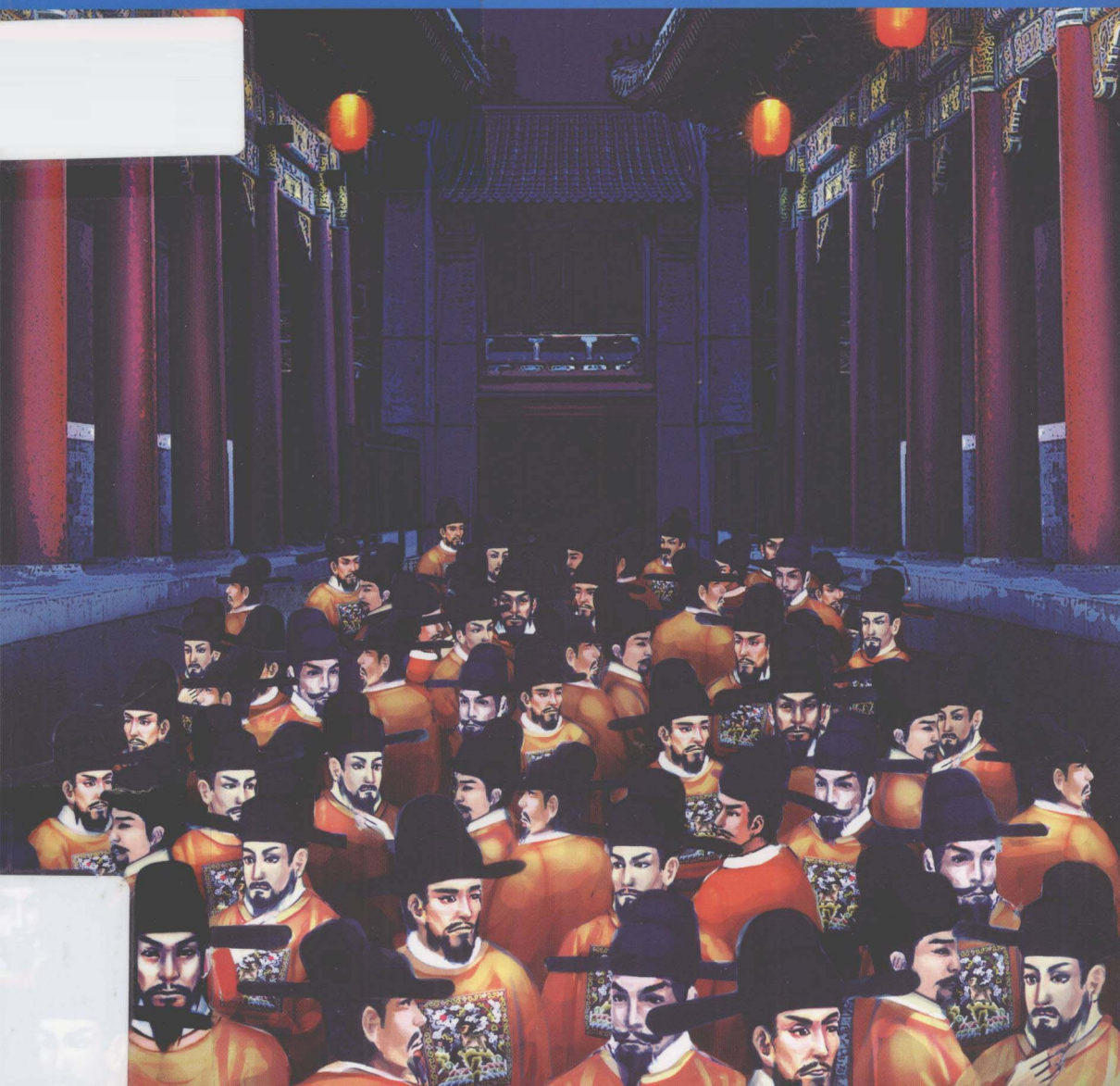
人人都是刀斧手，个个都是权谋家。

解读历史政治运作与权力之道，记录无数无情的谋略与无比的忍耐。

高天流云◎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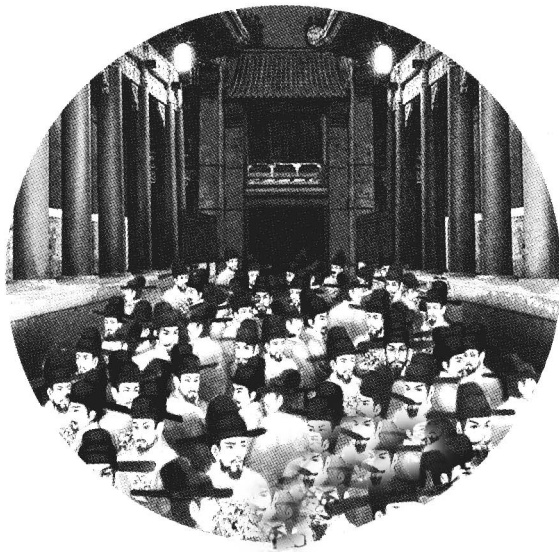
5  
王安石变法卷



# 如果这是宋史

## ⑤王安石变法卷

高天流云◎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这是宋史. 5, 王安石变法卷/高天流云著. —沈阳:  
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11. 10

ISBN 978-7-5382-9445-3

I. ①如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宋代—通俗  
读物②王安石变法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44. 09②K244. 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8364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字数: 261千字 印张: 17½

2011年12月第1版

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沈放

责任校对: 刘璞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版式设计: 高亮

---

ISBN 978-7-5382-9445-3

定价: 29.80元

# 如果这是宋史 | ⑤ 王安石变法卷

## 目录 CONTENTS

- 
- 第一章·宋朝病人 001
  - 第二章·谦谦君子，从此绝迹 016
  - 第三章·惊天动地的……崛起 025
  - 第四章·流云方寸间 045
  - 第五章·众里寻他千百度 049
  - 第六章·法儒不同炉 056
  - 第七章·指点江山，激扬人物 066
  - 第八章·千年疑团说青苗 075

---

第九章·多面司马光	085
第十章·士大夫阶层	102
第十一章·东明县事件	120
第十二章·宋朝第一策论	124
第十三章·北宋三人行	141
第十四章·千夫所指复熙河	146
第十五章·罔之王唐垆	157

## 目录CONTENTS

- 
- 第十六章·异域铁血铸辉煌 170
- 第十七章·王安石罢相全景回放 185
- 第十八章·人只为己，天诛地灭 207
- 第十九章·辽国分水岭 222
- 第二十章·习惯性诬陷 237
- 第二十一章·陌上花落怨阿谁 254
- 第二十二章·巅峰悄然退 263



高尚的人是尘世间的一块绸缎，柔软光洁，把所有人的丑陋都包裹了起来，看上去很美。只是一旦他走了，那些人就原形毕露了。

比如宋仁宗之死。

我们先从正史记录的流程去看，从蛛丝马迹中，才能窥探到当年的真相和那些人的演艺人生。赵祯死在深夜里，凌晨时分死讯才传到外面。一整套的官面文章都可以忽略，看主角。

当皇太子赵曙赶到时，那场面就像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“乱兵”闯进了卧室后的场景。百官以宰相韩琦打头，手捧黄袍，请他即皇帝位。他的反应也很标准，连声地喊：“我不能为，我不能为！”这都正常，推辞是必要的，可是下一瞬间就太独特了。

赵曙转身就跑，要在现场消失。

韩琦等人立即扑了过去，大佬，流程错了，没法演了！当天由于赵曙逃跑的决心太大，力量太足，他被自己的臣子给强迫了。只见顶级大臣们玩相扑，把皇太子按在当场，有的紧紧抱人，有的解头换发式，有的宽衣解带往上套黄袍。

全折腾完，一位新皇帝正式诞生。只是大家左看右看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，直到扶他出去面见百官，读大行皇帝遗诏时，才发现了问题。

赵曙的目光呆滞，神情僵硬，一片茫然地看着眼前跪倒一地、痛哭流涕的臣子们，别说带头举哀沉痛悼念，就连额头上散落下来的头发都不知道打理。如果说他和僵尸有什么区别的话，就是还有两行泪水。

臣子们交头接耳，非常感动。早就知道这是个沉默低调的人，无声的泪水才是真痛苦啊，真是孝子！哪怕不是先帝亲生的……这种孝顺，在七天之后，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四月八日，仁宗大殓的日子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。

新皇帝在先皇的灵柩前呼号狂走，来回乱窜，要把老爸的葬礼彻底搅乱。这是在搞什么，就算杀父篡位的那几位大哥，如杨广、朱友珪，也没他这么彪悍吧。闹得实在没法看了，韩琦站了起来，拉帘子挡人，把赵曙拦腰抱住，叫几个太监把他直接扭送回后宫了。

官方的解释是这娃实在太孝顺了，悲痛过度，导致行为失常……

回到后宫，悲伤在继续，孝顺在升级，赵曙变本加厉，开始对人动粗。先是打骂下人。要说这也不算犯规，虽然仁宗一生对宫里的侍者都很友善，哪怕口渴都不忍心当场发作，怕他们失职有罪。但下人终究是下人，打打骂骂也是种变相的激励嘛。

可总得有点理由吧。赵曙就不管这些，说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实话说，幸好是他手里没有斧子，不然侍者们各个都会缺颗大门牙。

这种暴戾，居然也用在了他名义上的妈——曹太后身上。当时侍者们实在受不了了，跑到太后那儿去求情：您管管您儿子成不，他刚进宫，有点认生！太后就去了。以曹太后前半生的修养和记录来看，她不可能变成刘娥式的暴力妈妈的。

温情的劝说，换来的却是儿子的“不逊”。无书无真相，乱讲被雷劈，史书上就是这么两个字。至于怎样“不逊”的，对话都被“隐”了，谁也不知道当天赵曙都说了些什么。结果是，前半生从来没生过气的曹太后终于怒了，她转身出来，去找韩琦。



——“韩相公，你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，竟敢对母后无礼！”

韩琦很镇静，从这时开始，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韩琦登场了，或者说，以前一直隐藏得非常好的那个真实的韩琦露馅儿了。此人超强悍、恶毒，并且不要脸。面对皇太后的指责，他选择的是反击。

竟然是反击！

他先给事情定性，皇帝是病了。一病遮百丑，怎样您都别在乎。接着来了这么一句：“臣等只在外边见得官家，内中保护全在太后。”截止到这里，都还是人话，紧接着的是，“若官家失照管，太后亦未安稳。”

这是什么话？自古以来就算皇帝死了，无论是病死，还是被杀，除非是宫廷政变，被太后密谋害死，否则关太后什么事？退一步讲，我们往最善良的方向去理解。韩琦说的是一旦皇帝死了，太后的地位也会不稳，是出于为太后着想。那也不对，太后的名位是永远不变的，就算再有新皇帝产生，也只会水涨船高，更加尊崇。何况这个儿子还是养子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
综上考虑，韩琦这样讲，只能有一个解释——皇帝出事了，你也别想好，肯定是你害的！

所以，曹太后的脸色立即就变了，她沉下了脸，“相公是何言，自家更切用心！”我当然是用心的！

韩琦不为所动，继续往下说。绝妙的是史书上讲，此人这时是“正色”地说：“太后照管，则众人自然照管矣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走到外殿，他身边别的大臣终于忍不住，说了句话：“刚才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韩琦到这时才叹了口气，说出了真话：“不这样讲不行啊。”

至于为什么不行，谜底先缓点揭晓，事情和病情一样，都得看得周全些，才好下结论，才看得清楚！接下来的主旋律就是病情了，韩琦把一切都推到了赵曙的病情上，自然有病就得治。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喝药。

中国的中药汤很难喝，大人物喝药时就加倍地难了。大家还记得话剧《雷雨》里母亲喝药是怎么办的吗？妈妈不喝，儿子就得跪下劝，这才孝顺。到了皇帝这级别，就得所有人一起孝顺。

打头的就是韩琦，他手捧药碗，送到了赵曙的嘴边。按说这是大恩人，没有韩琦就没有皇位，怎么的赵曙也得给点面子吧。赵曙给了，稍微尝了一点，立即就扭头。韩琦执著地端着碗，跟皇帝的脑袋保持距离，下一瞬间很震撼。

赵曙挥手就把药碗推开，说“推”都是客气的写法，其实就是打翻了，因为药汤撒了韩相公一身。

这下子连曹太后都看不过去了。宋朝开国以来的四位君主，哪一位都对宰执礼敬有加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！她立即吩咐内侍给宰相取一件新袍来换上。韩琦连说不敢，曹太后貌似同情地说了一句“相公殊不易”。

你太不容易了。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，这句话能让韩琦心里五味杂陈，咬紧牙关。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，谁让他当初选了这么个宝贝当皇帝！

韩琦从此上了贼船。

这时未来的神宗陛下，当时名叫赵项的英宗长子出现，他跪下举起药碗请父亲喝。赵曙的派头更加隆重，理都不理，就当没看见。

“病”是越来越重了，不管他是心病、身病，还是没病装病，多年压抑一朝痛快看似有病，这个样子是当不了皇帝了。根本没法子办公。

大臣们商量了一下，就算天下大事由他们拿主意，至少得有个签字生效的人吧。于是曹太后被推上了前台，她苦熬了半生，终于成为刘娥之后宋朝的第二位垂帘听政的太后。这样，在所有人的心底里都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丝轻松。

新皇帝从最开始就极端地不愿意即位，或许真是压力太大吧，才变成了目前三分之二型的白痴，现在由太后出面替他挡事，会不会好一点了呢？

答案是正相反，赵曙从行为失常发展到了彻底失常。这人说声好，能满面红光，健步如飞，做什么事都是个壮年男人的样儿。可是转眼之间就江河直下，一泻千里，说倒就倒下，卧床两三个月是常事。其突发性和持久性半点都不比他的养父仁宗皇帝临死前差。

大家这个郁闷，难道是仁宗附体了？还真像，最灵异的是他也变得沉默不语，从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开始，到年底十一月份，只要他在正规场合

露面，就始终端坐装神仙，岿然不动，一言不发。直到他真正变身成畜生的那一天。

那天是给大行皇帝仁宗陛下送葬的日子。中国哪怕是到了现代，儿子都得持丧成服，痛哭流涕。可赵曙就能一动不动，躲在深宫里就是不出面！

那天在琼林苑祭祀现场，只有仁宗的遗孀曹太后孤零零一个人站在灵前，赵禎真的成没有儿子的人了！

儿子呢？赵曙躲在宫里，就一句话：“我病了，哪儿也去不了。”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不仅曹太后难过，连朝臣们都看不下去了。人伦之大，大于一切，连父亲都能漠视，你还能对谁好？这种愤怒不仅在赵氏宗族和正义感比较强的一些朝臣中升腾，就连本是赵曙一派的人也站了出来。

比如现知谏院司马光。

司马光永远有办法把情绪转化成动力，让当事人没法发作，必须认真地接受他的意见。针对这件事，他没直接说赵曙你是个装病不孝的败类，而是非常巧妙地找了个发力点。

他把太医院的医生都抓了起来！

查皇帝的医案记录，太医们近期的报告都是“六脉平和，体内无疾”。那很好，为什么皇帝病到了连给老爸送葬都不露面的地步？！敲山震虎，让赵曙明白点，这是个科技时代，装病是掩盖不了你是个畜生的真实本相的。

赵曙很听话，他终于走到了前台。他勉勉强强地站到了仁宗的灵前，那一天四周哀声震地，群臣痛不欲生，可偶然抬头，竟然发现身为儿子的赵曙一脸木然，半滴眼泪都没有！

这个畜生，当时群臣再也控制不住了，一片哗然。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亲生的，可连一点点的教养都没有吗？你亲生父母是怎么教导你的？！这不光是感情深浅的问题，连最起码的礼仪都说不过去！

但是世上的人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为权力而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，尤其是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死去的皇帝去得罪新皇帝。赵曙这种没人性的表现居然被合法化了。宋朝的礼部官员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，叫“卒哭”。

卒,结束的意思。这是针对之前中国丧礼的传统流程。在这之前,父母死了,从死至殡,哭声不绝。殡后孝子思念父母,不择时间地点,控制不住就流泪,称作“无时之哭”。到赵曙这儿就算结束了,大佬们只需要祭祀在场就成,哭不哭的您随意。

从此之后,这成为被后世历代王朝所喜欢的新政策,可见人世间赵曙之辈所在多有,从来没有绝迹过!

这样的劣迹在宋朝的官员层渐渐地淡化了,每个人都留恋着宋朝无与伦比的官派享受,为什么要为了别的悲哀毁了自己的幸福呢?! 所以从仁宗出殡到銮驾回京,只有一个人的愤怒与时俱进,越来越重。

曹太后,仁宗的遗孀,她再也忍受不了了。这一年中她完全看清楚了这个当年她曾亲手抚育过,名义上叫自己养母,至少叫自己姨母的孩子,是个怎样可耻、凉薄、无情无义的东西。在回京的路上,她下定了一个决心。

把这个混账东西废掉! 给大宋重新选一个至少是人的动物来当皇帝。

为此,她精心准备了一些东西,作为废立的理由,交给了……没办法,只能是韩琦。他是当朝首相。

这些东西是赵曙在皇宫里写的一些“歌词”,还有他的过失总列表。在回京的路上,由一个太监交到了韩琦的手上。久经考验的韩相公不动声色地翻看,看完之后,举动可以说是个乱臣贼子。

他拿起火烛,当场就给烧了。

赵普当年在政事堂里烧地方官员的文件都是罪过,那么烧皇太后的懿旨算是什么呢? 更何况这是正在垂帘听政的皇太后! 奇妙的是,他还边烧边说,命那个太监传话。

不是说皇上有病吗? 病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,都不是罪过……平淡雍容地打发走了内侍,韩琦立即精神抖擞、全身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,危机到了,这辈子最大的危险就在眼前! 他紧急通知同伙向他靠拢,出大事了,都过来!

欧阳修最先赶到,这是他这辈子不知所谓的行为中最古怪的一次。回忆一下,当初立赵曙当太子时他只是随波逐流上了个奏折,基本没他什么

事,这次的危机只是与韩琦性命攸关,跟他欧阳修不搭界,为什么他会这么积极呢?这要从他一生的行为中去找答案。

他的原则,当普通官员时抽台谏官的耳光,当台谏官时抽宰执集团的耳光,但无论何时何地从不抽皇帝的耳光。

知道了吧,这是向现任皇帝靠近的最好时机。

宰执集团逐个到位,他们是:首相韩琦,次相曾公亮,参知政事欧阳修、赵概,枢密使张昪,副使胡宿、吴奎。稍等一下,是不是觉得少了个人?对,富弼,四真在朝里的第一位,真宰相富弼因为母亲去世,回乡守孝去了。这真是韩琦之大幸,仁宗的悲哀,等富弼再次出山时,局面已经无法挽回。

这些人迅速达成了一致,要怎样去面对愤怒中的太后,接着第一时间向皇宫进发,绝不能有半点的耽搁。万一太后抓狂真的再写什么诏书的话,她的命令现在就是宋朝的最高指示,谁也没权违抗。

半点都没夸大,如果要废掉赵曙的话,现在是最好,也是唯一的机会。首先,曹太后目前垂帘听政,就算达不到刘娥的程度,臣子们也不敢公然反抗;其次,赵曙在仁宗葬礼上犯了众怒,机不可失,正好趁热打铁搞掉他。

更重要的是,皇权至上在中国根深蒂固,赵曙的皇位一旦坐得久了,臣民们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他,那时什么都晚了。

韩琦深深地知道这些关键,在赶往皇宫的路上,几个人名在他心里起伏不定,那是他此时此刻命里的魔星。赵曙的父亲赵允让的胞兄赵允宁之子,沂州防御使、魏国公赵宗谔;宋太祖重孙、右卫大将军、蕲州防御使、安国公赵从古;赵曙的胞兄赵宗祐,这些人一年前还和赵曙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

这些人都是皇太子的竞争人选。

如果曹太后真的把集病、傻、不孝于一身的赵曙废掉,换上这些同一血脉的宗室人员,根本没有任何争议。宰相们想反对?几十年之后倒是真有位宰相反对太后选出来的皇帝,结果当场被否定,从此一败涂地潦倒终生,惨得一塌糊涂。

问那是谁?远比韩琦强硬恶毒上百倍的章惇章大宰相。

回到现在,如果皇帝换了人,从前的拥立之功就变成了错选之罪,别说韩琦本人,就连他的子孙都别想翻过身来。想到这些,他不由自主地发抖,只不过进了皇宫面对太后的一瞬间,韩琦突然轻松了。他万万没想到太后居然会是这个样子。

曹太后泪流满面,呜咽着说:“老身殆无所容,须相公做主!”

吁——这样啊……全体宰执集团都抹了把冷汗,看来还是仁宗的家教好,把老婆调教得柔顺温馨,对谁都狠不起来。韩琦变得漫不经心,就像跟他二姨说话一样,“这是病了缘故,病好了,就不会这样了。况且,儿子有病,妈妈就不能容忍点吗?”

估计就是他二姨也会扬手一个耳光扇过去吧,这个没大没小的破孩子!哪有半点面对长辈的尊敬。可是慈祥善良的太后陛下的反应是……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,她居然“愕然”,不知所措。

没经过实际斗争的同志,就是不知道怎样痛打无礼手。面对韩琦的冒犯,其实是得到了出手的最佳时机,一声断喝“大胆!”就足以让韩琦低头服罪,不管他服不服,最起码在辩解前必须先施礼道歉。二十余年后,北宋史上最强硬的宰相王安石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在皇帝面前被下层小官呼来喝去,不敢丝毫违抗,只是因为皇帝在前,臣子不许装大。

可这时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溜走,每一瞬间之后,曹太后的威严都在急剧流失,直到韩琦的白脸效果彻底达到,唱红脸的人登场。

轮到欧阳修说话了。只见风流大才子一派温存态度,这样说:“太后服侍仁宗数十年,仁圣之德,天下皆知。妇人之性,鲜不妒忌,以当年温成皇后那样过分骄恣,您也能处之裕如,始终包容,还有什么是您所不能容忍的呢?眼前母子至亲,又有什么是非得计较的呢?”

看着是赞美式的劝解,其实里边有多少骨头、多么硌牙,谁都听得出来。“妇人之性,鲜不妒忌”,居然当着女人骂阿婆。可要命的是,曹太后居然神色为之和缓,她的气开始消了。

她说:“你们能这样体谅,实为朝廷之幸。”

欧阳修立即跟进:“这不仅是臣等明白,普天之下谁都知道,您的仁德

广为流传。”紧接着再动之以情，他突然之间对已故的仁宗进行了超强烈的回忆，“仁宗陛下在位岁久，德泽在人，人所信服。所以一旦晏驾，天下秉承遗命，无一人敢不从。今太后深居内宫，臣等到五六措大尔，举动若非仁宗遗命，天下谁肯听从？”

听出是什么意思了吗？多么自谦，他和韩琦等人只不过就是五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根本不值得一提，对天下没半点的威慑力。之所以天下都听命，是因为仁宗陛下的选择。

所以您这位深宫妇人，也别想违抗丈夫的命令！这才是所有谈话的真谛。欧阳修的学问就是高，没半点韩琦式的粗野，就让曹太后没法，更不敢废掉赵曙了。

曹太后沉默了。她清楚，赵曙违逆了她，可她要废掉赵曙就是违逆了她的丈夫。这个扣子在一时半刻之间根本解不开。

在她沉默的时候，两府大臣们已经逐一施礼向她道别。谁胜谁负，心知肚明，事办得很成功，把天下第一号寡妇给欺负了，在仁宗刚刚入土尸骨未寒的时候！走出了太后在内东门后的垂帘小殿后，这些人松了一口气，紧接着又泛上来无奈的苦笑。

事情到这步只是办成了一半，现任皇帝，那位说傻不傻，说呆也不呆的赵曙先生也得接受点再教育，皇帝不是这样当的！不把他搞明白，今后这样的事没完没了，总有一天会出大事的。

可是赵曙就没有曹太后那样好说话了。这时是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的十一月，大半年以前他刚当上皇帝时出了件事，足以说明这人的心性和办事风格。当时仁宗暴亡，医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两个为首的先被贬到边远州县编管，其余的害怕之余跑去向新皇帝求情。

说仁宗起初吃这两人的药还是很灵验的，后来这样，是天命已到，不是医官所能挽回的。这话说得也没错，难道医术是万能的，世上有不死之人吗？

新皇帝的反应是板起了脸，问了一句话，“我听说你们都是两府推荐上来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如此，我就不管了，都交给两府去裁处吧！”

医官们一听，简直是魂飞魄散。让责任人（两府）去处理办砸了事的人（他们），那还有活路吗？这就是赵曙的作风，置身事外，不怕事大，两边都往死里掐，根本不顾及公平公正性。试问这样搞，得是什么样的宰相，才能先承认自己错误，再去处理最多只是技术原因上失职的医官呢？

以韩琦的公正性？

赵曙是冰冷的，在他这里没有原谅，没有理解，充满了对所有人的一种偏执。在不久之后，在对另一位中枢大臣的处理上更能显示出这一特性。现在要强调的是，这种冰冷的另一种表现，就是自己永远没有错。哪怕是与名义上的母亲，至少是姨母的曹太后之争上，他也没有错。面对来访的两府大臣，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太后待我无恩！”

这句话让韩琦等人明白了这人“病”到了什么程度，也知道了得用什么办法去治。联想起初进宫时，赵曙随身携带了那么多的书籍，真是让他们哭笑不得。

连最基本的孝、慈、礼、让都不懂，他都学过什么呀？

接下来的课程简直是学前班级别的，宋朝顶级官场的各位大佬轮番上阵，给皇帝恶补。先是韩琦，他举了前古圣君里以孝著称的“舜”。传说舜生母早死，父亲续弦，舜被继母、生父和异母弟残害，他们能让他上粮仓修顶，下面收梯子放火；能让他下井挖泥，往下扔大石头。种种危害都没害死舜，但舜对亲人仍旧友好。

这才是“孝”。

请问陛下，现在太后有舜父母的残暴吗？您的行为与舜差多少？“臣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，父母岂有不慈孝者！”

平心而论，韩琦这番话说得很公正，在封建时代，讲究的就是父母慈爱儿女尽孝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父母不慈爱，儿子仍然尽孝，这才难得。不管现代人怎么看，当时这是正理。他正颜厉色地说了这番话后，赵曙的反应也是“有所悟”。



这人开始清醒了。历代史书说到这里，都要盛赞一下韩琦的公正，以及赵曙的及时改过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很搞笑，三十多岁号称“爱书如命、知识健全”的赵曙居然要人来给他讲舜的典故、什么是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真是病了、神经错乱的话，那么请问神经错乱的第一征兆是什么？就是逻辑混乱，不会想事！

他居然一说就通，马上能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只能有一个解释，他根本就没有病！

下面的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韩琦讲完，别的大臣并没有放心，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皇帝纠正思想作风问题。人很多，挑三个主要的。吕夷简之子吕公著、刘敞。这两人是赵曙的御用老师，一个讲《论语》，一个讲《史记》，属于借题发挥，强调孝道，内容和韩琦差不多。重量级人物是司马光，这一次他没运用超强的历史知识来影射，而是直接说事。

司马光说，古君子受人一饭之恩，必当回报。现在皇太后有三项莫大之恩，陛下想过怎样回报吗？第一，当年仁宗立您为皇太子，太后有居中之助；第二，仁宗驾崩之夜，太后紧闭宫门封锁消息，等您第二天早晨来即位；第三，太后垂帘听政，为您保证朝局稳定，等您病好上班。

这三项，有其中一个，就值得“陛下子子孙孙报之不尽，何况兼此三德”。您是仁宗之子，太后就是您的母亲，奉养如果有丝毫差错，“四海之人将谓陛下为如何？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？！”

这种质问何其严厉，弦外之音，只要不是皇帝，换作任何一个人，都是万众唾弃的不孝忤逆。在这种谴责式的劝告下，赵曙终于有了悔改的意思，他的神志开始“好转”。新的一年开始之后，大臣们决定让他正式上班。这涉及了一个很挠头的问题。

怎样才能让曹太后退休呢？

这在当时的宋朝一百多年以来，都是没成功过的事。之前的刘娥实在太强悍了，差一点就穿着皇帝的制服进棺材，至死都没有放权。联想到当时的仁宗是多乖多孝顺，再看看现在两宫的对立，要想让曹太后放手，其难度基本上等于劝人自杀。